

【学界往事】

□吕家乡

赵俪生先生是1950年冬到山东大学文史系任教的,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衣着。他有时西装革履,打着一条鲜红的领带;有时穿着一身布满污迹的黄绿色的棉军装,有时又换上一件深色大褂。赵先生当时才三十来岁,身材高挑,挺胸直背,步履矫健,不论穿什么衣服都显得气度非凡。我本来对赵先生的成就毫无所知,但就在赵先生进入山大前后,接连出版了三本书:小说《中条山的梦》、翻译小说《孤独》(原作者是苏联的维尔塔)、论文集《中国新史学的探索》。我敬佩他的多才多艺,怀着敬仰的心情,选修了赵先生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选读》。和童书业先生不同,赵先生上这门课有完整的讲稿,逻辑严密,字斟句酌,就像准备发表的文稿。他讲课的声音洪亮,字字入耳,抑扬顿挫,节奏分明,富有感染力。见大家听得全神贯注,赵先生讲课精神分外饱满,形成了良性互动。下课前,他往往喜形于色地说:“同学们的听讲状态很好,让我的讲课更有信心,谢谢!”“看得出大家对这节课很满意,这和我的预计正相符,谢谢!”有一次下课前说:“这节课让我们师生都感到愉悦,下一次会有更精彩的节目!”每次上课时,他的夫人和助教高昭一老师都来听讲。每次下课前,他总要声明:“这一章的讲稿在准备时得到了高昭一同志的许多帮助,谨向她致谢!”以这种方式当面且当众表达对自己夫人的感谢,的确别开生面,一时传为美谈。

大约是讲完了《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之后,赵先生在

赵俪生先生

赵先生上课时依然情绪饱满、神采焕发,依然在下课前“向高昭一同志致谢”,但结束语不再说“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之类,改为“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了。



赵俪生先生

下课前郑重地说: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希望同学们对授课提出宝贵意见,尤其希望多提批评意见。他把准备好的纸片逐一地发给每个同学。课后,同学们把意见交给课代表,转给了赵先生。出乎意料的是,下一次上课时,赵先生寒着脸走上讲台,沉默不语良久。同学们不知出了什么事,诧异又惴惴不安。赵先生终于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咱们可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哈!”又是沉默。过了一会儿接着说,“知识分子都有点虚荣爱面子,我也不例外。我请大家提意见,是对大家的尊重;大家提意见,可以畅所欲言,可是也要尊重我的人格呀。真想想不到竟然有这样的意见:‘有时简直是浪费时间’,‘不应当自吹自擂’……哎,哎,我的讲稿都是反复修改推敲过的,没有一句废话,怎么能说是浪费时间呢?我教这门课是边学边讲,自知力不从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什么时候自吹自擂了?”说着说着,赵先生已委屈得泪光盈盈

了。下课后,大部分同学都说“浪费时间”、“自吹自擂”这样的意见不合事实,又埋怨课代表不该把这样的意见交上去。根据大家的建议,课代表和几个同学特地登门向赵先生作了解释,这场小小的风波就平息了。此后,赵先生上课时依然情绪饱满、神采焕发,依然在下课前“向高昭一同志致谢”,但结束语不再说“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之类,改为“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了。

赵俪生先生和童书业先生不仅有相近的专业特长,又有相同的业余爱好,都善于鉴赏文物,都长于品画,而且都能挥笔作画,他俩的寓所又紧邻,因此很快结为好友,经常相互切磋,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却毫无芥蒂,赶上饭点时就毫不见外地共酌共餐。两家的孩子也随意串门,一同玩耍,亲密无间。但小孩子一块玩着玩着就会发生争执,有时难免唇枪舌剑,甚至动起手来,吃亏的一方就要向家长告状。这事就会对双方家长的关系有所影响。听说有一次,赵先生的孩子吃了亏,赵先生听了孩子的哭诉,就怒气冲冲地领着哭哭啼啼的孩子敲开童家的门,朝童先生夫妇扑通跪倒,说:“我赵某教子无方,孩子活该受欺负,惹你们二老见笑,生气了,向你们谢罪!”童先生还来不及反应,赵先生已叩头转身而去。孩子们的纠纷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两位老师也就像孩子们一样和好如初。同学们听到老师之间的这种花边新闻,感到新奇又有趣。

1951年初,为了抗美援朝,我报名参加军事干校,得到批准,在全系欢送会上,我

发表了颇有偏激情绪的告别辞(回想起来实在羞愧)。会后赵先生亲切地对我说:你蛮有诗人气质,参军以后也可以搞创作。不过,诗人往往是偏激的,这可要注意哟。我虽然没有认真领会赵先生的提醒,却怀着感激的心情深深记住了他温暖的目光。

由于上级有新的指示,我并没有去参军。1952年毕业离校后,就和赵先生失去联系。1957年,赵先生(那时已调入兰州大学)和我们都成了右派分子。获得“改正”后,从校友赵淮青那里得知赵先生的消息。想不到蜷居“另册”期间,赵先生比我所受的磨难更重,他本人几乎饿死,长女上山采野菜时坠崖而死。赵先生复出后,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在土地制度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多有新的建树。听说赵先生1978年招收新时期的第一届研究生时,冲破重重阻力,甚至以“罢招”相拼,坚持录取一位学历不高,其貌不扬的考生,终于如愿。这位考生果然不负先生厚望,成了历史学界的拔尖人才。又听说因为赵先生曾批评一位学阀的著作,遭其忌恨,硬是不让先生担任博导。先生为此十分愤愤,但始终不向学阀服软。2000年,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一朵喇叭花》,寄给赵先生,请他指教。八十多岁高龄的赵先生很快就写来了相当长的回信,对我鼓励、指点之外,捎带着毫不隐讳地讥讽了几位师友。这些信息让我隐隐地重新看到了赵先生三十来岁执教山大时的性情和风骨。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
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
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
正思戎马泪盈巾。

【蒨斋语】

据载,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府的第二年,他住在瀼

【蒨斋赏诗】

唯有慈怀最感人

——读杜甫《又呈吴郎》

□于冠深

西的一个草堂里。草堂前有几棵枣树。西邻的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干涉。后来,杜甫把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即诗中的吴郎居住,自己搬到离草堂十几里路远的东屯去。不料吴郎一来就插了篱笆,禁止别人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便写了此诗劝告吴郎。以前杜甫写过一首《简吴郎司法》,所以此诗题作《又呈吴郎》。吴郎年辈比杜甫小,杜甫不题“又简吴郎”,而用敬辞“呈”字,是为了让吴郎易于接受。

在我看来,吴郎插篱笆的做法是很正常的。因为草堂和枣树是杜甫的。杜甫在让给吴郎居住的时候,显然没有就枣树可以任西邻妇人打枣一事,向吴郎有所交代。假如有所交代的话,相信吴郎就不会插篱笆了。既然杜甫没有交代,作为草堂的借住者,吴郎就有看管草堂和枣树的责任。故他插篱笆很可能是为杜甫着想。唯其如此,我说,有的论者于字里行间隐含着对于吴郎的指责,恐怕有失公允。

世间万象,斑驳陆离。善良金贵,慈怀感人。诗圣也是诗佛,宜乎这里那里建立了杜公祠祭祀之。这是我读这首诗的最大感受。最让我感动的我以为是颔联:“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首先,杜甫体谅到西邻妇人打枣,不是出于贪占别人东西的欲望,而是穷得没有办法。换言之,即不得已而为。这是对于西邻妇人品德的肯定。正是基于这样的肯定,杜甫进而想到,西邻妇人在打枣的时候,难免心中忐忑,担心受到责备乃至呵斥。这不是他愿意出现的结果,所以便对西邻妇人表现得特别热情亲近,从而打消她的负面心理,使她既能打不是自己的枣子,又能心安理得或比较心安理得。如此这般,真可谓体贴入微了。

另外,我还觉得,杜甫是很善于做劝导也就是思想工作的。他在诗的开头,先说自己过去的一贯做法:“堂前扑枣任西邻”,如何如何。接着,则既站在吴郎的角度说话,指出妇人看到吴郎插了篱笆就认为是不让她打枣属于多虑,所谓“即防远客虽多事”,又站在西邻妇人的角度说话,指出篱笆既然插在那里,人家有此一虑,也完全可以理解,所谓“便插疏篱却甚真”。最后,再进一步,从更宽的界面和更高的角度,指出时当战乱,国家风雨飘摇,国人颠沛流离,大家应同舟共济该是不言而喻的事。

像这样一件事情,换了别人是很有可能只发一句指令就解决了。但杜甫偏如此苦口婆心。其源也在于他的善良——善良的人总是替别人考虑。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有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家,殆未之有也。”如此说来,时下的文学家们,倘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家和创作出堪称名著的大作,首先得从提升道德人格上着力。善良资源稀缺,法网无晒之日,则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人生随想】

□文双春

每次回农村老家,乡亲们关心我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每月挣多少钱,二是一周上几堂课。令人费解的是,我每次回答都会遭到乡亲们的怀疑。对第一个问题的怀疑是我说了,肯定不止挣那么点儿;对第二个问题的怀疑是我说了,搞了这么多年还要上课或还要上那么多课,太不会搞了!

几次互动后,我就不费解了。他们怀疑老文我,是要抬举老文。在乡亲们看来,根据挣钱多少和上课与否就可判断一位大学老师牛X不牛X。第一个判断标准不言而喻。最近“衣锦还乡”,跟几位乡亲小酌,我零距离聆听了乡亲们对第二个判断标准之言之凿凿。他们断定:大学里肯定也是不上课的老师最牛X!

“狗蛋”是村里少数几个种地的农民之一,语言通俗接地气:“富有的农民不种地,种地的农民不富有。同样的道理,牛X的老师不上课,上课的老师不牛X。没吃过猪肉但见过猪跑,看镇上的中学和小学,资格

乡亲们说

乡亲们真牛,说得非常对!上课的不叫“老师”才牛,不上课的叫“老师”才牛!大学如此,全中国各行各业都如此。

嫩的老师上课多,资格老的老师上课少;普通老师上课多,有一官半职的上课少,校长都不上课,专门检查和喝酒。”在乡亲们眼中,校长毫无疑问是一所学校最牛X的。

“刁子”在镇上当干部,说话有水平和高度:“一位大学老师,当了一辈子老师还要站讲台给学生上课,那不相当于我当干部当到死都还在基层跟农民费口舌!当老师和当干部是一个理儿,话说得有多屁用!一句顶万句、一言九鼎才是牛X!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牛X的老师哪用得着费那么多口水?跟我一样靠口水堆泡沫养家糊口的还牛X个屁!”

“尖脑壳”是砌工,经常在城里的建筑工地包点砌砖的活儿,有见识、懂世故。他先发动大伙敬我一杯,然后谈见识:“每天都在工地上出工的是农民工,偶尔到工地转悠转悠的是经理或监理,奠基和竣工时出席典礼的才是最牛X的!跟我做事的伙计只能叫有事做,攀上出席典礼的人才叫有出

息。”电视里正在播放领导顶着烈日慰问城市环卫工、交通警察和抗旱农民等画面。“刁子”打住“尖脑壳”,然后引导大伙看图说话:“看看电视里,顶着烈日在一线出黑汗的都是被逼无奈的,送茶送水的至少都是衣食无忧的,慰问指导的是走群众路线、与群众心连心的,心离一线近,身离一线远,那样的人才叫牛X!”

无独有偶。前不久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其间有一次配酒水的宴会,在穿梭敬酒阶段,一位即将要在其本校读博士的硕士生同学端着酒杯走向其未来的博士生导师,向其敬酒,诉说他选择该导师的心里话:“在学校读了几年书,只在当年学院的开学典礼上看到过您的身影,听您作为教师代表发言……”这话与“尖脑壳”乡亲说的“奠基和竣工时出席典礼的才是最牛X”如出一辙!

前几天去理发店理发,洗头小姑娘边给我洗发边问我是不是有熟悉的老师。我不解,心想

我就是老师,当然有许多熟悉的老师呀!冲洗完毕,小姑娘给我系上围布后,亲切地询问:“我请9号老师给您理可以吗?”我这才恍然大悟,原理想发师改称老师了!依乡亲们的说法,我推断:因9号“老师”不上课,所以他应该是理发店里最牛的。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听到电视里“老师”被叫得冲天响。名主持、名歌者、名舞者、名嘴、名吹、名达人、名新秀,都被亲切地叫“老师”;如果是名养生、名益寿、名祛病,甚至被尊称“大师”了。他们无疑是各自行当的牛X人物,重要标志便是他们都是不上课的“老师”。反观大学老师,无论在校内校外、圈内圈外,牛X的决不会被叫“老师”,都叫“X长”了。

乡亲们真牛,说得非常对!上课的不叫“老师”才牛,不上课的叫“老师”才牛!大学如此,全中国各行各业都如此。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